

一首爱情诗源自怎样的心境，作者本人可能很难具体地回想——琐细的感怀和思绪难以追忆，因为太遥远了。不过我们阅读的时候却又对一切簇簇如新，还是获得了阵阵感动。这就是永远不会陌生化的“爱力”——

生命中专门用来爱的那种力量，因爱而产生的那种力量。爱力是一种最常见的、最特殊的力量。

一个人有了爱力，爱力强大，就可以做出许多伟大的事业。一些强力人物、专业界的杰出人物，无不是爱力强大的人。这种力量并非专门用于两性之间，而是一种仁善柔和的力量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贴近、沟通和理解的强烈欲望，它更多地属于青春的新奇和冲动，是巨大的活力之源。

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力量。即便说到它最容易产生的、直接产生的爱情，也可以成为推动生活的最有力的部分。爱欲深藏在人的躯体之中，它分解为强烈的情感散发出来，最仁善的那一部分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爱欲的各种结果及其评判，是摆在现代伦理学面前的一个大问题。比如爱情和原欲，泛爱与专一，这些关系虽然不能说是水火不容，但二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壁垒。

那种纯粹的情感一直被歌颂，因为这是爱力对生命的最大笼罩。它可以缩小成一小部分，变为某个侧面、某种具体，比如

松浦笔记

张炜

爱一个人，或者带着残缺的那种拥有、留恋、厮守、矛盾和痛苦等综合交织的情感。而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爱力，却会超越更多。人的爱力越强，拥抱的事物也就越广泛，也越是朴素和深沉。

有一句话给人印象很深，就是“情满青山”。一个有强大爱力的人，看山则情满青山。山上有树有水还有鸟，只要是山上有

的，都披挂了他的爱，溢满了他的情。这就好比世界上有具体的少女、少年和老年，有许多人，他爱这个世界，也就爱了所有的人。

有人常去一个大学校园散步，总是会碰到一棵女贞树。女贞树冬天不落叶子，长得好，分杈的样子，浓绿饱满，那么丰盛。他每走到那儿都要看很久，抚摸几下。有一次他忍不住告诉别人：这是最漂亮的一棵树。但后来这儿要在旁边搞雕塑，结果就把这棵树修剪了一下——它从此发展得再也不好，就像一个很漂亮的少女被剪坏了一头长发一样，让人痛心。每次经过，他都很惋惜地看一眼，然后走开。

朋友对那棵女贞树是爱的，而不仅止于喜欢。这种爱和感慨是深刻的，不是肤浅的。这与他广泛的人生经验结合在一起。

可见人对树，对动物，对土地，都有一种“情满青山”之爱，这需要最大最广泛的爱力。用这种爱力来面对整个世界，才是最健康最强大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和我们所说的那种肉欲情欲就有了区别。比如说人在小时候，更年轻的时候

我有个大哥，比我大很多，是大婆在乡下生的。他跟我

大哥养了满世界的鸟，屋里到处挂着鸟笼。这次是两只黄雀，个儿很小，叫声像抽丝，极其温柔。我盯着不放，它们却不敢看我。大哥说，黄雀很难人工繁殖，只有宝坻县的穆家会，这两只就是他送的，你仔细瞅瞅，能看出什么名堂不？我仔细瞅。又仔细瞅。看不出，只发现这只总啄那只的毛，在打架吗？

对喽，这你就看出问题喽。大哥一说话就像首长，特烦人。他用手指着一只鸟，你看它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病啦，背上长了块癣。我靠近一看，这只鸟的背上确有块羽毛稀少之处，皮肤发红。大哥说这是人工繁殖的常见病，不知原因，也没法治。

抹药膏行吗？不行，一抹准死，试过。那怎么办？没办法。

一听没办法，我的心立刻揪成一团，那怎么办，它这么小，怎么办呀？大哥目光闪烁着，这你就懂了，绝就绝在这儿，你知道为何那只总啄这只的毛吗？为什么？就为那块癣，长癣肯定痒，只要一痒它就叫，只要叫，另一只马上啄它长癣的地方为它止痒，随

至今想来，童年时光仍是最让我怀念的，虽然彼时没有现在的成功，所有的一切都只限于憧憬，但是我能够和小伙伴

6岁那年我进入高安路第一小学读书，直到11岁进入少体校，我享受纯文化的教育时间全部都是在那里！学校离我家很近，我个子从小就高，从来也不需要家长接送，每天去学校的路上都会遇到小伙伴，大家一路或聊天或游戏，打开闹闹就进了校门，现在有时还会想起快乐的放学路，夹道的法国梧桐，变换着一一年四季的风景……

还记得一进校门的左手边是一个大花坛，总是欣欣向荣，如果到校早，我们会磨蹭着数数花骨朵，和小草打个招呼，迎接一天的好心情。有一段时间我故意早到校，那时，整个校园还是寂静的，早自习还没有开始，看着露珠中娇羞的花草，空气中飘来悠扬笛声，那是教语文的冯老师在吹笛，非常好听，笛声结束后就会接上同学们的朗朗书声。这种寂静、悠长的光景，带着露水的清香，现在还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……

正如大家都能想到的，我的个子从小就

亲吻过小鸟，因为他觉得小鸟特别可爱，真是越看越动心，就和它接吻。猫、狗、鸽子、小鸟，无一例外地都吻过。那个时候他没有性别的意识，就是一种存在心上却又说不出的、滚烫烫的爱力，是受这种力的驱使才那样做。这种力量广泛而强大，看到猫狗小鸟之类，看到它们的鼻子和眼睛，就忍不住要亲吻。这就是爱力的发散。

后来我们长大了，广泛的爱力就会收缩。有哪个成人看见一个动物会喜欢得不可遏止，甚至浑身发抖，忍不住拥住它亲吻起来？会有，但一般不太多了。除了鲜有这种冲动，还会担心别人笑话。人的爱力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消退。成年人很难像儿童那样喜爱动物，成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一直葆有这种能力。

爱力可以摧毁一切阻碍，向所爱的事物接近和

时随地。真的？我目不转睛注视着黄雀，果不其然，只要那只长癣的一叫，这只就啄那块癣，还用嘴蹭来蹭去的，很像挠痒痒，那只长癣的则眯起眼睛，面似沉醉。哎呀，这太绝了。我不禁感慨，鸟都能这么亲……大哥没作声。我觉得我说走嘴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我主动问大哥那两只黄雀，我放心不下，想看看它们。大哥说，看看就过来，来晚可就没了。我立刻打车过去，我与大哥离得不近，得走一会。

一进门便直奔两只黄雀，却发现它们被分置在两只笼子里，中间相距半尺。两只鸟都站在最近的一侧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抽丝般鸣叫着。我忍不住质问大哥，为何把它们分开，为什么？大哥冷静地说，我不能让它把另一只累死，这样下去那只好的非累死不可，我得保一只。你！大哥低头只顾填他的烟斗，他喜欢抽烟斗。

我情绪激动，盯住两只被分离的黄雀不放。那只长癣的还在鸣叫，它一叫，另一只就上下跳跃，还把尖尖的嘴伸出笼子，试图够到对方。这样的动作不断重复，直到累了，彼此发出哭泣般的呻吟，比抽丝悠远，发自喉咙深处。那只长癣的鸟开始闭眼，又睁开。而那只没病的不断呼唤着，它看到朋友受苦而不能相助，我觉得它的悲哀正从每根羽毛中像血一样渗出来。

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大哥已故，而两只黄雀仍在我的眼前跳动着，跳动着。

物竞天择 (油画) 李达

高，长到1.96米时还在戴红领巾。因为个子高，我在学校里面就成了风云人物，经常会被同学取笑，但是想想那时候有几个同学会不被取笑呢。年少的我们从来都不会把善意的取笑作为一种负担，何况我已经非常习惯于自己的身高，妈妈虽然不认为那是一种优势，但是走在马路上，只要看见我向着背，就会拍上一记：挺直！妈妈认为

只要书读好了，个子高低并没有很大关系。虽然妈妈一心让我读好书，我也憧憬着自己长大能够成为一名政治家、科学家或者一名将军，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少我对一年一度“六一儿童节”游园会的期待。每到六一儿童节，学校会组织多种形式的游园活动，同学们穿着雪白的衬衫、藏蓝色的裤子流连于一个个的项目现场，有套圈、猜谜、贴鼻子、飞镖等等。对于没有游戏机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手机，甚至还是看黑白电视机的我们，彻底的放松，彻底的娱乐带来了彻

姚明

切学问的附加对他无济于事。缺乏爱力是一种绝症。

有的人可能说，缺乏爱力不能从事艺术创作之类，那么从事艺术研究行不行？也不行。好的研究者一定是一个大读者，一个大感动者，如果缺少爱力，怎么会捕捉情愫和美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对作品的荒唐解释，可悲的冷漠与麻木，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。没有办法，无法对话，难以交流——对方是一个缺乏爱力的人。

天下大雨……”才发现人生中原来还有更不堪的。我是那么不适应这样的表述方式，我不知道这些课文在空洞地唠叨着什么，看不懂，学不会，全家都以为是我智商的问题。二年级学到了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小小的我如遇故人，流下了眼

戴上眼罩去隐居

王春鸣

泪，才隐约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。

父亲从小教习的那些诗句，剥夺了我的玩耍时间，也唤醒了我为人的孤独。这时候我再从头脑回忆印在脑海里的一墙一墙的诗，就有一种冲动，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父母亲戚，邻居同学。李白是左邻，李清照是右舍；诗经国风的一群作者，就都来我们村吧！王维可做远亲，王安石凭着他是大官，再加一句“春风取花去，酬我以清阴”，似乎可以替代我的父亲……

这些我单方面认领的亲友，比起批改我作业的人、一起坐在教室里握时间的人、匆匆掠过我身边赶路上班去的人，要更鲜活。因为我看得见他们，他们就在风景前站着。不

底的快乐！

去了NBA打球之后，每次回国，我都尽量找时间到高安路一小来看一看，看看曾经教过我的老师，看看在操场上奔跑的同学，看看校园里里的花草草，看看校门外的林荫路……这里是

今年是高安路一小建校60周年，对于高一小来说

我也衷心祝愿我的母校围绕“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，发展学生个性”这一根本宗旨

十目谈

喜欢说话的孩子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记忆中的学校

纪念贺宜同志百年诞辰

任溶溶

我国儿童文学老作家贺宜同志生于1915年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。他在1936年就出版童话集《小草》，真可说是我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了。

抗战期间，上海成为孤岛时，儿童文学十分活跃，贺宜同志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他创作了好几本童话，如《两个花园》《真实的故事》《隐士的胡须》《凯旋门》《木头人》等。抗战结束后，他又与陈伯吹同志等组织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，主编《童话连丛》，后来去了解放区。

解放后他回到上海，曾负责少先队工作，并且担任一些刊物的领导职务，接着又调到北京，还是做行政工作，可是他热衷于创作，不要当官，于是从北京回上海定居，埋头创作，写出了《儿童园》《小公鸡历险记》《野旋的童话》《小神风和小平安》《星星小玛瑙》等作品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和他给关在一个牛棚里，这时候他整天写个不停，写得手都肿了，可他写的是检讨。他写检讨受到表扬，管我们的人甚至劝我学学他的样，多交一些检讨。他解放得比我早，因为他是老党员老作家，碰到一些重大题材，就会请他去采访，写成书，这就花掉他许多时间。

贺宜同志还研究儿童文学理论，写出了《小百花园丁杂说》，这本书写出了他对儿童文学的心得和体会。

我景仰老前辈贺宜同志，诚挚地纪念他的百年诞辰。

管他们说自己是狂放还是郁闷，我都可以看见，他们负手站在一座山、一条河的前方，有时也把自己放在更飘渺的清风明月间。久而久之，就把古中国的风景变得和西方不一样了。

古中国的风景里，总有一个“我”，诗人站立在自己的诗句里，即使眼前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空间，都能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和天地山河一体的存在。这种存在感也让我得到自证，有时候，我会觉得，那些他们，都是我，我只有和他们才是一伙儿的。

每当旷日持久的热闹之后，总难免身心疲惫。据说读书和隐居都可以治愈。可是那么多书，你从哪里读起？有时也去各种书店逛逛，琳琅满目的书籍，无非就是花痴类、鸡汤类、诈骗类和闲得无事类这几种。至于隐居更是不可能。

所以我只好戴上眼罩，这样就算是把自己幽闭起来了，幼时的一墙墙诗浮现，有时独坐敬亭山，有时万径人踪灭，我虽小但是很显眼地站在天地之间，眼前大河，宇宙洪荒，我有时沉默不语，有时矫情落泪……